

菩提樹下

戴升尧 /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菩提樹下

戴升尧／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菩提树下/戴升尧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251-651-9

I. ①菩… II. ①戴… III. ①佛教—通俗读物 IV. ①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7711号

Copyright©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菩提树下

作 者	戴升尧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651-9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放下自在·代序

放下，似乎意味着失去。

放下权利，放下金钱，放下情感……放下，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不然。我们要放下的只是对名利物欲过于虚妄的追求，不要像飞蛾扑火，成为名利物欲的牺牲品。

行走在佛教的诞生之地印度，游历在佛教的净土圣地西藏、五台山、普陀寺、峨眉山、九华寺，徜徉在灵隐寺、少林寺、雍和宫一座座肃穆神秘的寺庙中，参拜着座座神殿，追忆着佛教的兴衰历史，感悟着“缘起性空”“六道轮回”“四大皆空”等佛理的大智慧……

那一刻，那一段时光里，我放下了尘世的一切。我的身心是无与伦比的放松和自在，智慧也在环境的感应下，像打开闸门的水流，浪花飞溅。

在五台山，我觉悟到，人应该像人，我们的人生本不应该这样忙忙碌碌、随波逐流，不应该这样烦琐、低俗、烦恼无穷，我们内心储有的智慧是无穷的，人人都有佛性，智慧在于心灵的清静。

在雍和宫，面对芸芸众生虔诚的祈求，我发觉世人敬佛往往过于功利，更不明白拜佛、学佛究竟为了什么。只是临时抱佛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实佛、菩萨，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心灵的抚慰、智慧的开启，这是弥足珍贵的，让我们如同沐浴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润……

在九华山，我们正惊叹着肉身僧的奇异，天却下起了绵细的小雨，温柔的雨丝糅合在黄昏的空气中，充满了大自然潮湿而清新的气息，雾一般弥漫在我们周围。伴随着每一次吸进那沁人心脾的山林之气，我渐渐心生感慨：那落在地面上的雨滴，融进江河湖海，会因为温度的升高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然后和云朵一起游荡，最终再次倾泻下来，落到地面，保证了水的更新与新鲜。同样，我们之中，

一部分人的心灵从世界升华，飘荡于浩渺的天际，但这种心灵，只有与尘世间的心灵相结合，才能达到宗教所说的通风换气，最终，使人的理想，在天地之间循环往复。

在印度追寻佛教的源踪，我发现佛陀没有自封为创世主，也不是主宰神，而是人间的觉悟者。他觉悟了宇宙人间的一切原理，亲证了解脱之法，有化度众生的大智慧，但是他并不越俎代庖，只是教导和引领众生自己解脱。佛教从释迦牟尼的大悲智海中流露出来，是充满智慧，仁慈，宽容，光明，安慰的。佛教不是科学却胜似科学，类似哲学却超乎哲学，不是美学文学却创造了独特的文学美学……

佛学博大精深，是大彻大悟的大智慧，它对我们的启示远远不止这些。置身一方方空灵的圣地佛寺，内心宁静的美是无法言喻的，智慧的大门被感悟的钥匙一次次打开，散发出光芒。

放下、自在，这是我游历佛教圣地名寺最大的收获，我把这一收获像捡麦穗一样用文字把它堆积在一起，来与大家分享，我又得到一份大收获。

放下不是失去，放下意味着更好地拿起，放下是一种升华、一个新的起点。

Contents 目录

001	大梦印度·菩提树下
017	大梦印度·莲花之上
031	诗意的五台山
036	普陀山
041	峨眉山
049	九华山
055	走进拉萨
068	雍和宫
073	白马寺
078	国清寺
085	少林寺
091	灵隐寺
095	灵岩寺
099	崂山与佛教
107	乐山大佛
110	天佛的微笑
113	赤山
119	龙门石窟
122	梦境平遥双林寺
127	法门寺
130	西安大、小雁塔
135	延安
139	南山禅院
144	青州佛境
149	神奇的雁荡山
153	湛山寺
157	后记

大梦印度·菩提树下

“去印度吧，那是一个梦一样的国度”，作家奈保尔在《幽暗印度》中如此说到。我怀着寻梦的心情，来到了这片充满神迹的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越是贫瘠，越是能诞生出宏大的神话与史诗；惊人悬殊但并不尖锐的贫富与种姓差距，激荡着一种伟大的悲剧美感。

走过了熙熙攘攘的德里街头，膜拜了感天动地的泰姬陵寝，我们开始走进一座座神秘纯洁的佛教遗址，一个并不幽暗的神性国度在我眼前渐渐清晰……

恒河日出

天色朦朦胧胧，我们从宾馆出发前往恒河，要去赏恒河日出，看印度教徒沐浴在恒河水中净身。

一阵歌声从十字路口的南方传来，歌声嘹亮、节奏感极强。循着歌声望去，一大帮印度男人出现了，十几号人，很随便地列着队：领头的举着一柄类似铁叉的祭器，不时振臂挥几下，一队男人唱着歌，大踏步地行走着。印度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这种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而是从小参加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在不知不觉中练就的。

我们到达了恒河岸边，各路人马也正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恒河很宽阔，晨曦中闪着幽暗的波光。河岸上，各种肤色的人一群群聚集着，一些印度孩子和老人在人群中窜来窜去，伸着黑乎乎的手，追随着人们乞讨，妇女们则端着箩

筐，缠着人们兜售花灯，花灯是用棕榈叶片编织而成的小小花篮儿，花儿装在花篮里，有红色、黄色两种，花蕊是白色的蜡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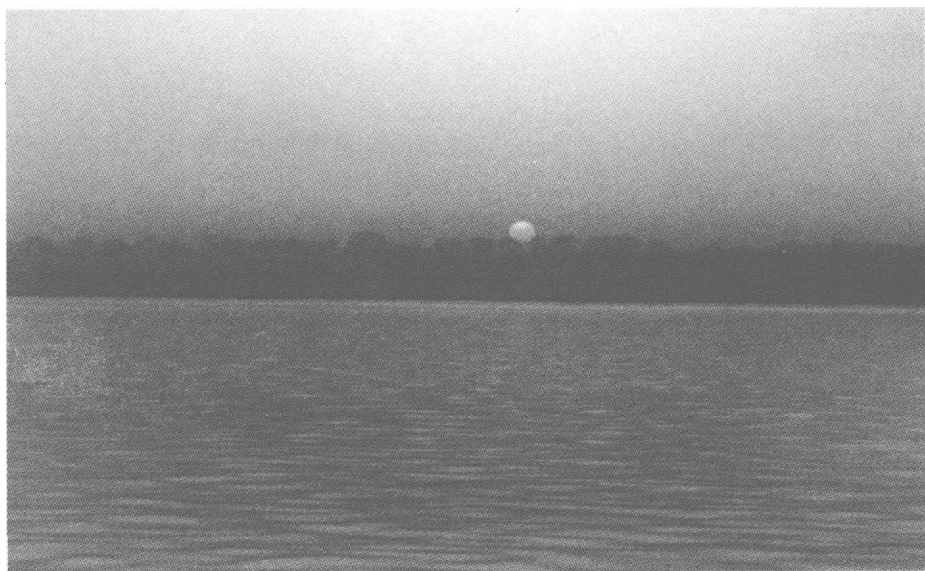
河岸边停泊了很多木船，有几只船儿已陆续离岸，船上的人开始将花灯放入河水中，河面上闪烁着点点烛光，幽幽的……

我拿出一张五百卢比的大钞，递给卖花的妇女，伸手从她的箩筐拿了两个小花篮。那印度妇女拿着钱愣怔了一下，表示她没有零钱找我，犹豫一会儿，干脆将一箩筐的花灯全塞到我手里，扭身走开了，这回该我愣怔了，捧着满满一箩筐花灯呆愣了半天。

我们上了船，船儿很快驶到深处。

太阳从恒河对岸的树上露出了头，一点玫瑰色的绯红。恒河河面，粼粼的波光染上一层层淡淡的紫红色，岸上尖塔形楼顶的建筑群也抹上了一层光亮。

我把花灯分发给同船的旅伴们，我们拿了花灯，点燃，放入水中，花灯随着水波向四周飘去。其他船上游客也开始向水里放花灯。朦胧的河面上，飘移着一片片闪闪的烛光，令人遐想万千……我们不明白印度人放花灯要寄托怎样美好的愿望，也不知道花灯会不会随着恒河之水漂流向遥远的天堂，但是，熏微中，烛光点点，散布着浪漫而朦胧的美丽，让我们恍若入梦，我们的心中一时



恒河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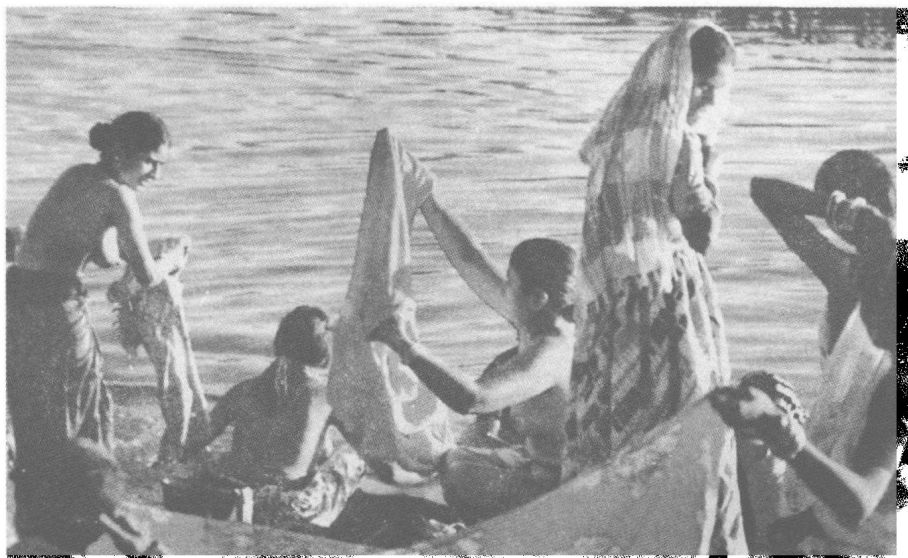
充满无法言说的圣洁和宁静。太阳升起来了，河面上涂满阳光红彤彤的色彩，随着粼粼的水波耀动，岸上的建筑闪耀着阳光的明亮色彩。沐浴在恒河水中的印度教徒，有的兴奋地捧起带着阳光色彩的恒河水洗涤脸面，有的则两臂高举向着太阳，嘴里不断呼喊着什么。

我们的船儿在紧挨一群沐浴者的岸边靠了岸，同行的朋友见沐浴者在飘着杂物且脏乎乎的水中洗头洗脸很是诧异，其实肉眼看着脏乎乎的水在朝圣者的眼里是无比纯净圣洁的。恒河在印教徒的心中是神圣无比的，他们相信在恒河沐浴可以洗净所有罪恶，死后在恒河边焚化，将骨灰撒入恒河，灵魂便会永生。

恒河的水奔流不息，千年万年，它已非佛经中记载的那清澈如甘露一般的水，唯有虔诚的信徒还在续写着永恒的神话……

我们下了船，沐浴者的视线与我们好奇的目光相遇，交织着两种文明的碰撞。他们坦然如恒河河面，他们的躯体闪着阳光的色彩。其中，有两位妇女，穿着薄如轻纱的莎丽，沾了恒河水的莎丽，依稀可见她们婀娜的躯体，她们的身体丰满而美丽……上了岸，她们拿起胸衣，撩起莎丽，在众目睽睽之下，春光不露地将一种叫“杰默帕尔”的胸衣穿在了身上……

印度的宗教都相信业报轮回，他们相信“灵魂”的存在，认为人除了有一个



沐浴恒河

能感觉到的现世，还有感觉不到的前世和来世，人的灵魂就在这三个世界流转轮回；人的灵魂依据因果报应，总是从一个躯体转到另一个躯体，人的最高果报是超越轮回，达到解脱。印度人死后，最向往的火化场地是恒河岸边，很多老年病人临终前，想方设法让家人将其弄到恒河边，在这里欣慰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然后，让亲人将自己的躯体火化，将骨灰撒入恒河水中。他们相信，这样，他们的灵魂就会随着恒河之水流入天堂。

就在那群沐浴者的不远处，一座火葬台上，架起了一根根碗口粗的木柴，堆成大约半米高的柴堆。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放在木堆之上，一个婆罗门拿起火炬点燃了柴堆，瞬间，尸体被熊熊的火焰吞没……

我们走到火葬台时，焚烧亡者尸体的熊熊火焰已经变小，仅剩下一堆柴火还在燃烧，我们闻到了肉体烧焦的味道，亡者的亲人们已经离开现场，周围的人们，脸上的神情十分平静，印度人相信他们的亲人已去了天堂。有书记载，在这个火葬台的旁边开设了不少咖啡厅和茶馆，很多亡者的亲人会一边喝着咖啡和茶，一边观看着焚烧亲人的烈焰，心中默默为亲人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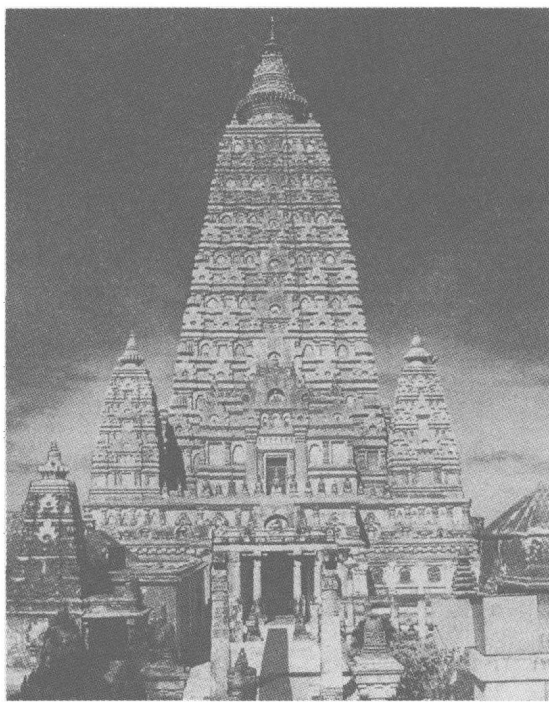
印度的人们看待死亡，真的如此超脱吗？我们转身往回走，火葬台旁边的一道台阶上，坐着一位印度妇女，她穿了一身黑色与紫色相杂的莎丽，她凝望着恒河河面，眼里装满悲伤的神情，也许她亲人的骨灰刚刚撒入恒河，她在思念自己的亲人……

菩提迦叶

释迦世尊修行的金刚座、菩提树、巍峨庄严的佛塔……这就是圣地之中的圣地——菩提迦叶。

菩提迦叶是一座繁华的旅游城镇。通往菩提树遗址公园的马路上，马车、人力车还有各种肤色的人们汇集在一起，熙熙攘攘。城镇中间有一条宽阔的大道，道路左边是一排排卖旅游产品和礼佛用品的店铺和摊位，店铺后面是一大片古老的建筑群，偶尔可见各种形态的砖塔耸立其中；道路右边是高高的栅栏，栅栏之后是大片茂密的树林，一座巍峨壮观的白色高塔从茂密的树林中直插云霄，那儿就是释迦世尊修行的圣地了。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寺庙发生过多次爆炸事件，所以安全检查都十分严格，甚至比机场安检都要严。很多寺庙门口都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进入寺庙，不仅要脱鞋，还要分男女两队挨个搜身。但是菩提迦叶这儿没有警察，也不搜身，守门的只有两个人，一个负责检票，一个管理鞋袜，两个人的态度都亲切而温和。



菩提迦叶佛塔

我们来到了释迦牟尼悟道的圣地，一座高塔矗立在我们眼前。这是我见过的最高大、最雄伟、最美妙绝伦的

佛塔！佛塔约摸有上百米高，仅底座大约就有二十多米高，六七十米宽。底座也是整个塔寺的大殿。佛塔遍布着精美的雕饰。塔腰每隔一二米便有一佛龕，内塑有各种姿态的佛像。塔座之上的高塔约有七八十米高，直耸入云，四周各有一座二三十米高的小塔，形状与主塔一模一样。

大佛塔周围的院落里散布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塔。在北面的院落里，塔林与菩提树之间铺满用于磕长头的木板，木板上的信徒们一个接一个虔诚地行着五体投地的大礼，让人的心灵受到强大的震撼。

我们进入佛塔大殿，里面的旁门都封闭了，只留了个主殿，殿内穹顶很高，释迦牟尼的佛像立于殿中央，趺坐的从容姿态，平视的眼睛柔和而沉静，眉间流露出睿智，好像马上就要开口说话的样子。他的相貌和中国的佛像大致相似，只是感觉这具佛像更具威仪，更加栩栩如生。

大塔的后面就是菩提树了。菩提树高大而茂盛，就像一把巨伞。粗壮的树干上，几只松鼠自由地上蹿下跳，鸟儿也时常停留在枝丫之上，啁啾鸣叫。



菩提迦叶祈祷者

菩提树是一棵不同寻常的树，它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释迦牟尼曾在这棵树下悟道。释迦佛陀为求觉悟曾在尼连禅河畔的树林中苦行，借由苦行而达到解脱是上古印度普遍的修行方式。释迦佛陀苦行时，每日只吃一麻一麦或喝一点豆汁维持生命，几次濒临死亡。苦熬了六年，生命几乎耗尽，瘦骨嶙峋，羸弱不堪，但是他仍然没有觉悟。于是他舍弃无谓的苦行，走过尼连禅河，接受牧女乳糜之供。恢复健康后，他来到伽耶山菩提树下，以吉祥草敷设金刚座，在树下静坐49天，克服了内外的种种“魔障”，终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菩提树的周边坐满了朝圣的信徒，游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围绕着菩提树，用崇敬的心情仰视着它。这是一棵象征着大智慧的树，这种智慧让信徒得到了心灵的解脱，让凡人找到了一种以宽容、平等、超脱的态度观察世界、对待世界的方法，这种大智慧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和谐、善良和爱。

菩提树的背面，靠近塔基的平台上端坐着七八名僧人。从他们的肤色和身着的僧袍来看，他们来自中国、日本、泰国和南亚各国。他们跏趺而坐，口中念

念有词，默默诵读着经文，神态宁静而安详。一位穿戴素洁的女尼，端坐在那儿，看上去年轻而俊秀，双目微合。我惊讶于她如此年轻便有这般定性，更感动于她的虔诚之心。可以断言，她不是在祈求佛祖给予自己什么荣华富贵，而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和智慧祈祷。

夜色降临，我们跟随导游再次来到菩提迦叶大佛塔。佛塔被淡淡的灯光照耀着，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美，佛塔的大殿内，一群僧人正在做佛事、诵经，和谐的诵经声音通过散布在大塔四周的喇叭回荡在空中。

我们再次来到菩提树下，那位素衣尼姑依然静静地坐在那儿，虔诚的神态，淡雅而宁静的美丽，仿佛一朵盛开的茉莉，散发着清香。

我被她的美和虔诚感染，也学着她的样子打坐静思。真是太奇异了，我瞬间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在心里涌开，整个心空空的，一种从来也没有感觉到的宁静……可惜，我六根未静，只一会儿这种感觉便像风一样消失了。

世上的好多人都是这样，崇拜佛祖，但是心却被世俗熏染得很功利，生出很多欲念。我们生存在这个浮躁的尘世，有太多的压抑、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无奈，很多欲望更是本末倒置的。其实很多世俗的东西得到的越多，也就越矛盾，况且，世事无常，有得到的一天，也有失去的一日。我们最需要的应当就是心灵的安宁吧。

仰望菩提树，追想着佛陀悟道的历程，一切烦忧、尴尬、耻辱、成功、荣耀似乎都被淡淡地划去了。一阵风吹过，一片菩提树叶悠悠地飘落，一位信徒拾起它，脸，笑成了一朵花。

鹿野苑

终于来到鹿野苑了，这是我们来印度的第三天，也是我们第一次零距离走进佛教圣地，走近释迦牟尼佛祖。

鹿野苑是释迦牟尼佛祖初转法轮的地方，佛祖就是从这里开始讲经弘法的。

当年释迦牟尼放弃苦行开始进食以后，跟随他一起苦行的五位侍者非常失望，离开了他，来到鹿野苑继续苦行。释迦牟尼悟道以后首先想到的便是五位侍者，他要把他们作为自己首选的弘法弟子。

佛经中记载：当时释迦牟尼来到鹿野苑，五位行者远远地望见了，很是不屑，相互约定不理睬他。在他们眼里释迦牟尼是一个怕苦怕累的逃兵。释迦牟尼越走越近，身上散发的无法言喻的神气一下子慑住了他们，他们忘记了约定，身不由己、争先恐后地上前迎接释迦牟尼。

他们都是苦行多年的高僧，都具有超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已感知到释迦牟尼已悟得无上正知正觉，已圆满觉悟。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如此精进苦行都没获得圣道，放弃苦行的释迦怎么会获得正觉呢？佛祖向他们作了解释，并由此展开来向他们宣讲自己悟得的佛法。五位行者听了佛祖的教导，一切因贪执带来的迷雾瞬间消散，佛性智慧霎时彰显，大彻大悟。他们尊称释迦牟尼为“圣人”“觉者”。从此他们追随释迦牟尼，开始传法度生。

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离开了鹿野苑，游历于印度各地弘扬佛法。随着佛法在印度的广泛弘扬，更因为释迦牟尼思想和人格的伟大，佛教越来越被世人所崇拜。作为佛祖初传佛法之地的鹿野苑同样也因受到佛教众徒的尊崇，兴旺发达起来。玄奘大师来印度朝拜时记录了当时鹿野苑的盛景：“至鹿野伽蓝，台观连云长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学小乘正量部。大院内精舍，高百余尺，石阶砖龕层级百数，皆隐起黄金佛像。室中有鉅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状。精舍东南有石窠堵波，无忧王所建，高百余尺。前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是佛初转法轮处。”

时空轮转，回到现实。我们走进鹿野苑，放眼望去，大片绿色草坪的尽头有一片高低起伏的残垣断壁。走近了，我们看到那些灰暗的砖墙断壁是庙宇的残存墙壁；圆形的、直径大小不一的红色地基是安葬成百上千个高僧的塔基；石柱浸饰着古老的痕迹，此起彼伏，或坐或立，像是安适地熟睡，正在等待着一双温暖的大手将他们唤醒，又像是正在打坐入定，洋溢着悠远而苍茫之气。

凝望鹿野苑，残垣断壁、塔基、石柱，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什么。鹿野苑昔日的辉煌依稀可辨，又如梦如幻，只有四周那高大粗壮、需要十几个人联手才能合围过来的大树才标志着鹿野苑当年的辉煌和兴盛。

远处一座塔，赫然耸立，古朴浑圆。塔身高达数十米，分上下两层，上层用灰砖砌成，下层以大石垒建而成，十分坚固。石头上雕刻了很多花纹，像波浪，又像被风吹起飞扬的柳枝。此塔名为昙麦克塔，它历经了千余年的风雨和劫

难，身上有很多创伤和修补的痕迹，苍凉而古朴。它矗立至今，的确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象征，一种佛教精神永恒的象征。

我们顺时针绕塔而行，仰望高塔，心中不觉生出一种崇敬。一群印度佛教徒坐在佛塔东侧的草地上，几十个人静静地坐着，聆听一位法师讲经。我们听不懂他们在听什么经，他们仰望佛塔，双手合十，一脸的虔诚和宁静，一切都散发着安详和友善的气息，让我们觉得他们就是我们在印度遇到的最和善、最亲近的人。

法会结束了，印度的佛教徒们齐刷刷地跪在草地上，朝着佛塔磕拜。一起来印度的黄先生受到了他们的感染，也跟着跪在草地上磕拜。他们站起身，几个穿白衣的男子走近黄先生，热情地用英语和黄先生攀谈起来。他们来自孟买，是孟买佛教协会的，又问我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们回答说是Chinese，他们听了很兴奋。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曾经是全民信佛的国度，特别是在印度最鼎盛的孔



鹿野苑县麦克塔

雀王朝时期。后来孔雀王朝衰落，佛教也近乎遭到毁灭的厄运，在印度几近灭绝。直至十九世纪，佛教才又开始在印度复苏。如今，印度的佛教徒人数只占到印度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我们能够遇到这么多佛教徒也实在是一种缘分。仰望高高矗立、坚固无比的佛塔，又凝望眼前鹿野苑里一片片残垣断壁，想象着当年鹿野苑的恢弘与繁盛，突然想起《金刚经》里的一段经文：一切如梦、电、泡影，如露亦如电……鹿野苑的历史与现在，给我们的启示或许不仅仅是这些。

我正沉浸在由鹿野苑引发的思考之中，手机响了，一位好友从国内打来电话告诉我，我们要轮岗。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涟漪，没有洒开，瞬间平静。

灵鹫山

“灵鹫灵灵灵鹫灵，真容容真真容真。”这是我在五台山菩萨顶文殊菩萨大殿门前见到的一副对联。

灵鹫山在印度王舍城的东面。印度的山脉大部分在北部克什米尔山区，中部、南部很少有山。我们离开菩提迦叶，在地瓜棱一样的公路上颠簸了五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山。不是很高，却连绵起伏，一望无际，巍巍然，郁郁葱葱，很美。

路开始平坦起来。车，疾驰进入山峰夹着的山谷之中。一座高大的白色门楼立在路上，门旁用中文书写着一副对联：常在灵鹫山，多宝山佛舍利塔。横批则是用梵文写的。这幅怪异的对联，让我们兴奋不已，更勾起了我们的的好奇之心。我们问导游：“这门楼是什么人修建的？”导游说大概是日本人，日本人在灵鹫山旁修了一座佛寺，每年来这里的日本人特别多。我的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遗憾之情。

王舍城到了，它坐落在山谷盆地之中，虽然没有佛祖在世时的那种奢华与繁荣，但是因为沾了灵鹫山的光，来这里朝拜、旅游的人很多，王舍城的服务业、小商业十分繁荣。

我们下了车，穿过小商小贩们夹着的石板道，向灵鹫山方向行进。通往灵鹫山的路被修得平整宽阔。山道上每隔数十米便会坐着一位印度妇女，她们穿着颜色灰暗的莎丽，面容也是黝黑的，头被纱巾遮着，她们有的手里拿着扫帚，



灵鹫山石窟

见人来了，便放下扫帚，伸出双手乞讨。印度的宗教将人分做数等，最低下的是“贱民”，专门从事清扫工作，她们大概是印度的“贱民”吧。

来这里的人基本都是亚洲人——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以东南亚人居多，也有一群来自国内广东省。他们似乎都是一些乐善好施的人，每见一个坐乞的印度妇女，都会送一点卢比，态度极认真和善。我受了他们的感染，也找导游兑换了一大叠零钱，一张一张地施舍给路边的印度妇女。我明白，其实我所施舍的这点钱，对于她们的苦难日子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看到她们脸上感激的笑容，我心里还是生出一片欢喜。也许，这也是他们在这里的价值，满足一些乐善好施的人的心愿而已。

快要到山顶了，路边出现了几个山洞，相传是佛陀的几个大弟子禅坐修法的地方。当年玄奘大师来印度取经回国后也曾提到这个地方。舍利弗和阿难尊者修行的石窟比较大，这两个石窟内保持了原始的风貌，简简单单的，只有信